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七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上

師古曰近代之讀相如賦者多矣皆改易文字競為音說致失本真徐廣鄒誕生諸銓之陳武之屬是也今依班書舊文為正於彼數家並無取焉自喻巴蜀之後分為下卷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

劍師古曰擊劍者以劍遙擊而中之非斬刺也名犬子師古曰父母愛之不欲稱斥故為此

也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也更名相如以訾為

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師古曰訾讀與貲同貲財也以

家財多得拜為郎也武騎常侍秩六百石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

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

劉知幾曰馬卿為自叙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為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尋固於馬楊傳末皆云遷雄自叙如此至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

隆按此傳果相如自作篇中何以自述鄙事而不為少諱耶觀賦後有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數句此子長

斷語自作之說
或未可據云
又按乃著子虛
之賦句為後上
讀子虛賦張本
又按一曰會景
帝不好辭賦一
曰會梁孝王薨
用兩會字著長
卿所以久宦游
不遂之故

隆按史記乃相
謂上有二人二
字指卓王孫程
鄭也今刪去是
彼八百人與數

百人者相謂矣
似於不可

劉安世曰新唐
書載文君事不
過曰少嘗竊卓
氏以逃而已班
固載此事近五
百字讀之不覺
其繁蓋作史之
法不得不如此
隆按曰稱病曰
謝病曰強往曰
辭謝總摹寫繆
與令相重意
何喬新曰班掾
作漢書范曄稱
其瞻而不穢如
相如之風雅而

之徒師古曰嚴已本姓莊當時尊尚號曰相如見而

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

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

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來過

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師古曰臨邛所治都之亭臨邛令繆為恭

敬師古曰繆詐也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

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多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

人師古曰程鄭亦人姓名乃

相謂曰今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既至卓氏客

以百數至日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

今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為不得已而強往師古

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師古曰皆傾酒酣臨邛令前奏

鼓一再行師古曰行謂曲引也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

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師古曰寄心於琴聲以挑

也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師古曰都閒美之稱也及

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

也師古曰當謂對偶也既罷相如乃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

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

立師古曰徒空也但有四壁更無資產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

才

及於臨卅奔亡
之事則以為淫
靡之戒此贍而
不穢也

劉奉世曰犢鼻
穴在膝下為禪
財令至膝故居
俗因以為名非
謂其形似也

楊慎曰人之姓
氏名字多互用
文法自左傳

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

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如臨卅。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為

生。師古曰：貢音吐，得反。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卅，盡賣

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盧。郭璞曰：盧，酒盧。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為盧。以

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盧，故名盧耳。相

如身自著犢鼻褌。師古曰：即今之松也。形似犢鼻，故以名云。松音之，容反。與庸

保雜作。師古曰：庸，即謂賃作者。條器於市中。師古曰：條，酒也。

卓王孫耻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

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師古曰：不患少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文類

隆按且又令客
喚醒臨卅令一

又按分僮百人
與上僮客八百

人相應錢百萬
與上一錢不分

相應嫁時與上
新寡相應

隆按祝氏云此
賦雖兩篇實則

一篇賦之問答
體其源自卜居

漁父來厥後宋
玉筆述之至漢
而此體遂盛

曰倦疲也。言疲厭。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

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

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

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師古曰：主天子田獵犬也。

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

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

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

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師古曰：札，木簡之薄小者也。時未多

用紙，故給札以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師古曰：稱說楚之美。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師古曰：烏於何也。為齊難。師古

程泰之曰相如之賦上林曰亡是公則凡所賦之語何往不為烏有也知其烏有而以實錄之故所向駁礙上林本秦故地相如始而置辭包四海而入之苑內夸張飛動意若縱諛故揚雄指之為勸也夫既勸之以中帝欲帝將欣欣樂聽而後徐徐諷諭以為苑囿之樂有極而宇宙之大無窮則諷或可入也夫諷既不為正諫凡其所勸不容不

曰難詰。亡是公者，亡是人也。師古曰：亡，讀曰無。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為辭。師古曰：藉，假也。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師古曰：風，讀曰諷。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師古曰：田，獵也。田罷，子虛過姁，烏有先生問曰：姁，誇誑之也。音丑。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張揖曰：楚數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于海濱，列卒滿澤，眾罔彌山。師古曰：罔，不。

出於寓言此子虛烏有無是所以立也惟揚維能知此意故其校獵之賦正倣相如諷勸相參不皆執實兩賦一意也說者不知出此乃從地望上毛枚舉細較是痴人說夢也班固曰亡是公言上林廣大云云推此言也則雖班固亦自不解也

隆按臣聞楚有為楚稱

覆車也。即今幡車罔也。彌竟也。罔音浮。掩菟麟鹿，射麋格麟。師古曰：麟，謂車踐麟也。射也。音宏。格字或作。鷲於鹽浦，割鮮染輪。張揖曰：海出鹽也。李奇曰：鮮生也。染，搗也。切生肉，搗車輪，鹽而食之也。師古曰：鷲，謂亂馳也。搗，搗也。鷲音務。搗音如。閱反。搗音。射中獲多，矜而自功。師古曰：自矜，其能以為功也。顧謂

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烏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

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爾。

王楙曰劉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所謂奇字古文之變體者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豐改定古文有六體唐書藝文志有古文奇字三卷余怪相如賦其間可讀而當時天子一見大悅則知當時君臣素明古字之學後世漫不復傳不免有不識字之訛

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弗鬱。隆崇律崒。郭璞曰詰屈竦也。峯峯參差。日月蔽虧。張揖曰高山壅蔽。日月虧缺。半見也。師古曰岑音仕。林反。峯音吟。交錯糾紛。上干罷音疲。波音婆。陟音馳。師古曰下屬。其土則丹青赭。聖雌黃。白坳錫碧金銀。張揖曰丹丹沙也。青青瓊也。白坳白石英也。師古曰丹沙今之朱沙也。青瓊今之空青也。赭今之赤上也。聖今之白上也。錫青金也。碧謂玉之青白色者也。聖音惡。坳音附。應音一。郭反。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師古曰鱗之間雜也。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琅昆吾。張揖曰珉石之次玉者也。昆吾山名也。出善金。尸子曰昆吾之金。晉灼曰玫瑰火齊珠也。師古曰火齊珠今南方

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葉無根。然原上接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於虛長卿亮。不可及。今法言。無此條。隆按史記。芷若。下有射干二字。文選李善注。謂俗誤增今去之。是。

之出火珠也。玖音枚。瑰音旻。瑊玳玄厲。張揖曰瑊玳石。回又音瓌。琳音林。珉音旻。瑊玳玄厲。黑石可用磨也。如淳曰瑊音緘。功音勒。礪石武夫。張揖曰皆石之次玉。有赤色。武夫赤地。白采蔥蘢。白黑不分。郭璞曰礪音而充反。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張揖曰蕙圃蕙草之圃也。衡杜衡也。其穹窮昌蒲。江離麋蕪。張揖曰江離香草也。麋蕪蘼也。似蛇。曰江離似水薺而藥對曰蘼蕪一名江離。張勃又云。江離出臨海縣海水。中色青似亂髮。郭義恭云江離赤葉。諸說不同。未知孰是。今無諸柘巴且。張揖曰諸識之者。然非蘼蕪也。藥對誤耳。且。張揖曰諸。尊苴藁荷也。文穎曰巴且草一名芭蕉。師古曰文說。巴且是也。且音子。余反。尊音普。名反。尊苴自藁荷耳。非也。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陟靡。師古曰登上也。且也。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陟靡。師古曰登上也。表也。陟音。案衍壇曼。師古曰寬。緣以大江。限以巫山。

廣之貌也。緣以大江。限以巫山。

張揖曰巫山在南郡巫縣也。其高燥則生葺析苞荔。

麥苞薺也。荔馬荔蘇林曰析音斯師古曰薺即今所用作席者也。馬荔今之馬蘭也。葺音之林反苞音包。

荔音隸薺反。辟莎青蘋。張揖曰辟賴蒿也。莎鑄疾也。青音皮表反。蘋似莎而大生江湖鴈所食師古曰莎即今青莎草蘋音煩。

其埤溼則生藏葺兼葺。郭璞曰藏葺兼葺也似薺而細小葺蘆也。師古曰埤音婢謂下地也。葺音郎兼葺音兼。葺音敵。東牆彫胡。張揖曰東牆實可食彫胡菰米也。蓮藕觚盧。張揖曰師古曰東牆似蓬其食如葵子也。蓮藕觚盧。蓮荷之實也。其根藕張晏。

奄閭軒于。張揖曰奄閭蒿也。子可中揚州有之。師古曰奄音淹。猶音猶。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師古曰勝舉也。不可盡舉而圖寫之。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郭璞曰波言其多也。

外發夫容陵華。內隱鉅石白沙。應劭曰夫容蓮華也。陵芟也。其中

則有神龜蛟鼉毒冒鼈鼉。張揖曰蛟狀魚身而蛇尾。皮有珠鼉似蜥蜴而大身。有甲皮可作鼓。毒冒似蜃。蛟似鼈而大。師古曰張說蛟者乃是鮫魚非蛟龍之蛟也。蛟解在武紀鼉音徒何反。又音大。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梗柎豫

章。服虔曰陰林山北之林也。豫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師古曰陰林言其樹木衆而且大。常多陰也。梗音便。又音步。田反。即今黃桂椒木蘭。檠離朱楊。古

梗木也。柎音南。今所謂楠木。桂椒木蘭。檠離朱楊。古曰桂即藥之所用。其皮者也。椒即所食椒樹也。木蘭皮似椒而香。可作面膏藥。檠黃檠也。離山梨也。朱楊赤莖柳也。

植梨棗橘柚芬芳。張揖曰植似梨而甘生水邊。植梨棗橘柚芬芳。張揖曰植似梨而甘。即今所謂植子也。棗棗即今之棗棗也。柚即橙也。似橘而大。味酢。皮厚。植音側。加反。棗音弋。整反。柚音弋。救反。橙音丈。莖反。芬。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

芳言橘柚之氣也。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張揖曰宛雛似鳳孔孔雀鸞鳥也。射干似狐能緣木。服虔曰騰遠獸名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

木服虔曰騰遠獸名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

木服虔曰騰遠獸名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

木服虔曰騰遠獸名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

木服虔曰騰遠獸名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

木服虔曰騰遠獸名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

木服虔曰騰遠獸名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

木服虔曰騰遠獸名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

木服虔曰騰遠獸名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

木服虔曰騰遠獸名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

木服虔曰騰遠獸名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

木服虔曰騰遠獸名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

木服虔曰騰遠獸名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

隆按以上用其
山其上其石其
東其南其高燥
其坤溼其西其
中其北其上其
下分十二節形
容雲夢九百里
物產之繁盛以
下速用五於是
字則承上十二
節歷言楚王游
覽于雲夢九百
里間也

文苑音於元反 其下則有白虎玄豹。曼曼。龜。豹。郭璞射音弋舍反。射大獸似狸長百尋。龜似狸而大。豹胡地野犬也。似狐而小。曼音萬。曼音延。豹音岸。師古曰。曼又音弋。戰反。龜音丑于反。豹音五于反。於是乎乃使剽諸之倫。手格此獸。合韻音五安反。於是乎乃使剽諸之倫。手格此獸。師古曰。剽諸。吳人刺吳王僚者。也。方言。勇士故舉以為類。楚王乃駕馴駁之駟。張曰。馴。擾也。駁。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虎。乘彫玉。豹。擾而駕之。以當駟馬也。師古曰。馴音旬。乘彫玉。之輿。師古曰。以玉飾輿。而彫鏤之。靡魚須之橈旃。張揖曰。以魚須獸。正橈靡也。郭璞曰。通帛為旃。師古曰。大魚。曳明月之須。出東海。橈旃。即曲旃也。橈音女。教反。曳明月之珠旗。張揖曰。以明月珠綴飾旗也。建干將之雄戟。張揖曰。干將。雄戟。胡中有解。左烏號之彫弓。張揖曰。黃帝乘龍上者。干將所造。右夏服之勁箭。龍頰。頰。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故名弓烏號。郭璞曰。雕畫也。伏

曰服盛箭器也。夏后氏之良弓名頰弱。其矢亦良。即頰弱箭服也。故曰夏服。陽子驂乘。熾阿為御。張揖曰。陽子伯樂也。秦繆公臣。姓孫名熾。阿。古之善御者。熾音織。案節。未舒。即陵狡獸。師古曰。案節。猶弭節也。未舒。言未蹇。蚤蚤。躡距虛。張揖曰。蚤蚤。青獸狀如馬。距虛。似羸而小。古曰。據爾雅。文郭說。軼野馬。轉駒駘。張揖曰。軼。過也。是也。蹇音子六反。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駒駘。郭璞曰。轉。車軸頭也。師古曰。轉。謂軸頭衝而殺之也。軼音逸。轉音衛。駒音逃。駘音塗。乘遺風射游騏。張揖曰。遺風。千里馬也。爾雅曰。騏音其。騏音其。倏。胛倩洌。張揖曰。皆疾貌也。師古曰。倏音反。洌音其。雷動焱至。師古曰。焱。疾風也。若雷之動。如焱。音練。雷動焱至。之至。言其威且疾也。焱音必。遙反。星

流電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眦。師古曰。眦。即決獸之目。眦音射。審也。眦音即。皆字

洞曾達掖絕乎心繫

張揖曰自左射之貫曾通右髀中心絕繫也師古曰謂肩前

骨也音五口反繫讀曰系也

獲若雨獸揜山蔽地

師古曰言獲殺之多如天雨獸

也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

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杖信節

也郭翔容與言自得也師古曰弭節者示安徐也

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

與猛獸之恐懼微飢受詘

蘇林曰飢音倦飢之飢詘音鞫強之鞫師古曰飢音

與劇同詘音其勿反微音工堯反微要也詘盡也言獸有倦極者要而取之力盡者受而有之

彈觀

衆物之變態

郭璞曰彈盡也於是鄭女曼姬

好女曼者言其色理曼澤也

被阿錫揄紵縞

張揖曰阿細縞也錫細布也揄引也師古

曰紵織紵也縞鮮支也今

雜織羅垂霧縠

師古曰縠積即今之細也霧縠

者言其輕靡如霧

襞積褰縞鬱繞谿谷

師古曰襞積即今之帶褰古所謂皮弁素

積者即謂此積也言襞積文理隨身所著或褰縞委屈如谿谷也

粉粉裶

裶揚袖戍削

師古曰揚舉也袖曳也或舉或曳則戍削然見其降殺之美也裶音罪袖音弋

示蜚蠊垂髻

師古曰蠊衣之長帶也髻謂燕尾之屬皆衣上假飾也

扶輿倚靡

張揖曰扶持楚王車輿相隨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自言鄭女曼姬為侍從者所扶

輿而倚靡耳非謂扶持楚王車輿也倚音於綺反今人猶呼相撫掩容養為倚靡

翕呶萃蔡

張揖曰翕呶衣張起也萃蔡衣聲也師古曰呶音火甲反萃音翠又音于賄反

下摩蘭蕙上

拂羽蓋

師古曰下摩蘭蕙謂垂髻也拂羽蓋謂飛蠊也

錯翡翠之歲

師古

曰錯雜也歲綈羽飾貌

繆繞玉綬

師古曰以玉飾綬謂鄭女曼姬之容服也綬即今之所謂

采縷垂鐻者也繆繞相纏結也繆音蓼縷音隈

眇眇忽忽若神之髣髴

郭璞

其容飾奇豔非世所見戰國策曰鄭之美女粉白黛黑而立於衢不知者謂之神也於是乃羣

相與獠於蕙圃

文類曰宵獵為獠師。嬖嫫勃罕。上金

隄

師古曰嬖嫫勃罕謂行於叢薄之間也。金隄言水

反隄音

揜翡翠射駿驥

師古曰鳥赤羽者曰翡翠。青羽

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尾毛紅赤光

采鮮明今俗呼為山雞非也。鵠音峻。驥音儀。

微增

出熾繳施

師古曰熾短矢也。繳生絲縷也。以繳係弋

白鵠連駕鵠

師古曰鵠水鳥也。其鳴聲鵠鵠云。駕鵠

加

雙鶴下玄鶴加

師古曰鶴鵠也。今關西呼為鵠

落錯者亦言鶴聲之急耳。又謂鵠將將音來奪反。鵠

滿二百六十歲則色純黑言弋射之妙。既中白

後游於清池浮文鷁

張揖曰鷁水鳥也。畫其象於船

乘也師古曰揚旌批

張揖曰揚舉也。折羽為旌。建於

音大張翠帷建羽蓋

郭璞曰施之船上也。師古曰翠

罔毒冒鈞紫貝

郭璞曰紫貝紫質黑文也。師古

鼓

師古曰從撞也。金吹鳴籟。籟張揖曰

音蘇水蟲駭波鴻沸

郭璞曰魚鼈。涌泉起奔揚會

曰暴溢激

礪石相擊琅琅磕磕

師古曰礪石轉石也

蓋反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

起烽燧

師古曰靈鼓六面。車案行。騎就隊。師古曰案

也。隊部也。行音胡。纏乎淫淫般乎齋齋。郭璞曰皆羣

郎反。隊音大內反。行音胡。纏乎淫淫般乎齋齋。郭璞曰皆羣

隆按臣竊觀之二句才是盛推雲夢本旨又按烏有先生以下是前所云為齊難

曰纒音屣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孟康曰雲夢中般音盤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師古曰泊澹皆安靜意也

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師古曰勺藥藥草名其根主和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為勺藥耳今人食馬肝馬腸者猶合勺藥而煮之豈非古之遺法乎

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將割輪焯自以為娛師古曰將字與齧同焯音干內反焯亦搵染之義耳言齧割其肉搵車輪鹽而食之此蓋以譏上割鮮染輪之言

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師古曰

有惠賜王悉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師古曰與使者而來也

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師古曰謙不斥言使者故指云其左

隆按夸字反應前王欲夸僕夸字

右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

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

夢以為驕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

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

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章君惡傷私義師古曰非楚國

之美是章君惡害足下之信是傷私義也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

輕於齊而累於楚矣師古曰言楚使者失辭自為累重而於齊無所負擔故云輕也

且齊東階鉅海南有琅邪蘇林曰小洲曰階張揖曰琅邪臺名

觀乎成山張揖曰成山在東萊

射乎之罘晉灼曰之罘山在東萊腫縣射獵其上也師古曰腫音直瑞反又音誰

隆按夸齊口數語已有包羅六合氣象

縣

田汝成曰師古注邪讀為左謂東北接也愚以為讀為左者非是蓋言肅慎在東北隅故曰邪以為隣若欲言左則下文自曰左蒼梧右西極矣

浮勃解師古曰勃解海游孟諸文類曰宋之大澤也故屬齊邪與

肅慎為鄰郭璞曰肅慎國名在海外也師古曰邪讀為左謂東北接也右以湯谷

為界師古曰湯谷日所出也秋田乎青丘服虔曰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仿徨乎海外師古曰仿音旁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曾中

曾不帶芥張揖曰帶芥刺鯁也若乃倂儻瑰璋異方殊類師古曰儻猶非珍怪鳥獸萬端鱗倂師古曰倂與萃同萃集也如鱗之集言其多也

充切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禹不能計張揖曰禹為堯司空辨九州名山別草木島為堯司徒敷五教率萬事師古曰言其所有衆多雖禹禹之賢聖不能名而數之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師古曰見猶至也言至此國為客也若今人自稱云見顧見眷耳是以王

辭不復師古曰復反也謂不反報也何為無以應哉亡是公听然而笑曰師古曰听笑貌也音斷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郭璞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立境界者欲以禁絕淫放耳今齊列為東蕃而外私肅慎郭璞曰私與通也捐國隄限越海而田師古曰捐弃也謂田於青丘也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遊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卑君自損也師古曰卑字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

隆按應字應上王無以應僕句又按亡是公以下是明天子之義

楊慎曰听古晒字

隆按不務明天子之義應前明天子之義句

字

隆按長安志上林秦舊苑也武帝始廣開之西都賦謂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漢舊儀謂廣長三百里離宮七十所容千乘萬騎關中記謂苑門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宮十二觀二十五則規制之闕侈可見矣

師古曰巨大也麗美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也文穎曰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雅曰西至于幽國為西極在長安西故言右也丹水更其南應劭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東南至析縣入鈞水師古曰更歷也紫淵徑其北文穎曰西河有穀羅縣有紫澤終始霸產出入涇渭師古曰霸水出藍田谷西北而入渭產水亦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二水終始盡於苑中不復出也涇水出安定涇陽開頭山東至陽陵入渭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北至華陰入河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開音牽又音口見反豐鎬潦瀟紆餘委蛇經營其內師古曰潦音牢水名也出鄠縣西南山潦谷而北流入于渭霸產涇渭豐鎬潦瀟是為八川言經營其內信則然矣地理志鄠縣有瀟水北過上林苑入渭而今之鄠縣則無此水許慎云瀟水在京兆杜陵此即今所謂沈水從皇子陂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者也蓋為字或作水旁宄與沈字相似俗人因名沈水乎將鄠

縣瀟水今則改名人不識也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郭璞曰變態不出乎同東西南北馳騫往來郭璞曰言更相錯涉也

椒丘之闕服虔曰丘名也兩居者曰州游漫也浦水涯也徑乎桂林之中如淳曰桂樹之林也過乎泂莽

之壑張揖曰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也師古曰汨乎凡言此者著水流之長遠也泂音烏朗反汨乎

混流順阿而下師古曰汨疾貌也混流豐流也曲陵曰阿汨音于筆反赴隘陘

之口師古曰兩岸間相迫近者也觸穹石激堆埼張揖曰穹石大也師古曰堆高阜也音沸乎暴怒郭璞曰沸洶涌彭

湃師古曰洶涌跳起也彭湃相戾澤弗宓汨師古曰貌也宓汨偏側泌澌郭璞曰泌澌音筆櫛師古曰偏去疾也

通同揆音 **橫流逆折轉騰激洌** 孟康曰轉騰相過也

先結反 **激** 音匹列反洌音 **湧** 湍 **沉** 漑 郭璞曰湧音旁湍音匹

列撤又音普結反 **流** 聲貌師古曰 **穹隆雲撓** 師古曰撓曲也言水急旋

沈音胡朗反 **宛潭膠盭** 郭璞曰憤簿相膠也師 **踰波趨汜** 汜

反 **下瀨** 郭璞曰踰躍也汜音於俠反汜音利瀨疾流也 **批巖衝**

擁 奔揚滯沛 師古曰批反擊也擁曲隈也言水觸批

音步結反滯音丑 **臨坻注壑澆潏霄隊** 師古曰坻謂

也秦風終南之詩曰宛在水中央坻音遲潏音士咸

反潏音才弱反又音仕角反霄即隕字隊音直類反

沈沈隱隱 砰磅訇礚 師古曰砰音普水反磅音普胡

水流鼓怒 **湔湔湔湔** 淅淅鼎沸 郭璞曰皆水微轉細

之聲也 **勅立反** 師古曰湔音決渠音子 **馳波跳沫** 汨急漂疾

入反言水之流如嬰鼎沸也 **郭璞曰** 湔音決渠音子 **馳波跳沫** 汨急漂疾

郭璞曰湔音決渠音子 **聲** 郭璞曰懷亦歸變文耳 **肆乎永歸** 然後灑

波急馳而白沫跳起汨急然也 **悠遠長懷** 寂寥無

漾 郭璞曰皆水無涯際貌師古曰灑音浩漾音弋少

反潢音胡廣反漾音弋丈反肆放也言水放流而

也 **長歸** **安翔徐徊** 郭璞曰言 **蒿乎漶漶** 郭璞曰水白光

音胡角反 **東注大湖** 郭璞曰大湖在吳縣 **行溢陂池**

郭璞曰言溢溢而出 **於是蛟龍赤螭** 文類曰龍子為

也陂池江旁小水 **神獸也** 如淳曰螭山神也獸形師古曰許慎云離山

一物既非山神又非雌龍 **鮪鱣漸離** 李奇曰周洛曰

龍子三家之說皆失之 **鞏** 山穴中三月遡河上能度龍門之限則得為龍

隆按此後每段俱用於是一字起句

藻聚藻也師古曰啜銜食也啜音所甲於是乎崇

反啜音丈甲反咀音才汝反嚼音才削反於是乎崇

山轟轟龍從崔魏郭璞曰皆高峻貌也龍音籠從深

林巨木斬巖參差師古曰斬巖尖銳貌參差不齊也

反九峻截薛南山我我師古曰九峻山今在醴泉縣

也在二原縣西也南山終南山也我我高貌峻音子

公反又音總截音截薛音齧截薛又音在割五割反

娥音巖池顧綺稚峯岨崎張揖曰稚峯高貌岨崎斗

姜音卒鄙反郭璞曰池岸際也音豸巖崎隆屈窞折

貌巖音魚晚反綺音蟻岨音掘崎音倚稚音作罪反

姜字作委師古曰蘇郭兩說並振溪通谷蹇產溝瀆

通郭音作罪反又音將水反

張揖曰振拔也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蹇產

屈折也郭璞曰自溪及瀆皆水相通注也

間阜陵別鳴郭璞曰鈴呀豁閭澗谷之形容也鳴水

中山也鈴音呼舍反呀音呼加反間音

呼下反鳴音禱師古曰大阜曰陵言阜

陵居在水中各別為鳴也豁音呼活反

虛堀鼎郭璞曰皆其形勢也歲音於鬼反硯音魚鬼

反畏音惡罪反虺音魂虛音墟堀音窟鼎音

磊隱麟鬱嶮登降施靡郭璞曰隱麟鬱嶮堆壟不平

律施音弋爾反郭璞曰坡池旁積貌也

施靡猶連延也坡池郭璞曰坡池旁積貌也

溶淫鬻張揖曰水流溪谷之間也

散而渙然也易曰風行水

亭阜千里靡不被築師古曰

上渙夷平也廣平曰陸

亭候於阜隰之中千

里相接皆築令平也

被以江離張揖曰揜覆也綠王

綠耳非王芻也

曰留夷新夷也師古曰留夷

香草也非新夷新夷乃樹耳

布結縷師古曰結縷蔓

生細根如錢相結故名結縷今俗呼鼓筆草兩

幼童對銜之手鼓中央則聲如箏也因以名云攢戾

信

象犀。張揖曰：題額也。窮奇狀如牛而蜎毛，其音如嗥。似猪一角在額前，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水揭河。

曰：言其土地氣寒，當暑凝凍，凍地為其獸則麒麟角端。之裂故涉水而渡河也。揭，拳衣也。

駒駘橐駝。郭璞曰：駒似麟而無角，角端似猪角在鼻。而駘物故。其名云。蛩蛩驛駢，駢駢驢驘也。駢駢生三日而超。

其母驛音顛駢音提。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彌，

猶騎也。高廊四注重坐曲閣。師古曰：廊堂下四週屋

閣之屈曲也。相連者也。華榱壁璫，輦道纏屬。師古曰：榱，椽也。華，謂

為椽頭璫，即所謂璇題玉題者也。輦道，謂閣道也。纏屬，纏屬也。連屬

也。步櫚周流，長途中宿。師古曰：步櫚，言其下可行也。謂其途

長遠，雖經日行之尚不能達，故中道而宿也。夷峻築堂，紫臺增成。師古曰：夷，平也。

山之高聚者曰巉，言平山而築堂於其上為巉。巉突洞

房。師古曰：於巉穴底為室。頰杳眇而無見，仰艸撩而

捫天。師古曰：捫，古俯字也。杳眇，視遠貌。艸，古攀字也。

則不見地，仰攀其椽，可以摸天也。撩音老捫音門。奔星更於閨闈，宛虹拖於

楯軒。師古曰：奔星，流星也。更，歷也。閨闈，宮中小門也。

蘭板也。並言室宇之高。青龍蚺蟺於東箱，象輿婉憚

於西清。師古曰：象輿，瑞應車也。西清者，西箱清靜之

音力糾反。靈囿燕於閒館。張揖曰：靈囿，眾仙號。佳

之倫，暴於南榮。郭璞曰：佳，佳人也。食松子而眼方

暴，謂偃臥日中也。榮，屋南檐也。佳音

武

武

武

武

楊慎曰上林賦
盧橘夏孰注不

握佳音銓**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師古曰醴泉瑞
於室中涌出而通流也。**盤石振崖**。孟康曰振致也。崖
為川從中庭而過也。**欽巖倚傾**。郭璞曰欽巖貌。巖
致音直二反。謂重密而累積。**嶽巖倚傾**。巖歌貌。**嵯**
琳珊瑚叢生。郭璞曰琳珊瑚生水底石邊大者。**珉玉旁**
唐玢幽文磷。蘇林曰玢音分。郭璞曰旁唐言盤磷玢
作瑒言珉玉及幽文理貌。師古曰旁唐文石也。唐字本
石並玢幽也。**赤瑕駁犖**。雜重其間。張揖曰赤瑕赤
雜則崖石中駁犖采。**鼉采琬琰和氏出焉**。師古曰鼉
朝采者美玉每旦有白虹之氣光采上出故名朝采。
猶言夜光之璧矣。琬琰美玉名和氏之璧卞和所得
亦美玉也。言今**於是乎盧橘夏孰**。應劭曰伊尹書曰
皆出於上林。

言何物近江唐
詩三體者指為
枇杷世皆宗其
說然予觀上林
賦又有枇杷燃
柿之文不應重
出也。偶閱吳錄
云建安有橘冬
月樹上覆裏之
至明年夏色變
青黑此即盧橘
盧黑也。此說近
是。

所有盧橘夏孰晉灼曰此雖賦上林博引**黃甘橙棗**
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師古曰盧黑色也。**黃甘橙棗**
郭璞曰黃甘橘屬而味精棗亦橘之**枇杷燃柿亭柰**
類也。音湊張揖曰棗小橘也。出武陵**枇杷燃柿亭柰**
厚朴。張揖曰枇杷似斛樹長葉子若杏亭山黎也。厚
此藥以皮為用而皮厚故呼**樛棗楊梅**。張揖曰楊梅
厚朴云燃音煙朴音匹角反。**樛棗楊梅**。其實似穀子
而有核其味**櫻桃蒲陶**。師古曰櫻桃即今之朱櫻也。
酢出江南也。**櫻桃蒲陶**。禮記謂合桃爾雅謂之荊桃
櫻音於**隱夫莫棣**。師古曰隱夫未詳莫即今之郁李
耕反。**隱夫莫棣**。也棣今之山櫻桃莫音於六反。棣
音徒**荅逐離支**。張揖曰荅逐似李出蜀晉灼曰離支
計反。荅逐離支。大如雞子皮麤剝去皮肌如雞子中
黃味甘多酢少。師古曰**羅乎後宮列乎北園**。地丘陵
還音皆離音力智反。

下平原。師古曰地猶延也。一曰次。**揚翠葉抗紫莖**。師
曰抗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師古曰
也音兀。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言其光

采之盛也鉅野 **沙棠櫟櫛**。張揖曰沙棠狀如棠黃華大野煌音皇

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櫟果名也郭璞曰櫛似采柔師古曰櫟木蓼也葉辛初生可食音歷櫛音諸

采音菜柔 **華楓枰櫛**。師古曰華即今之皮貼弓者也音食諸反 **華楓枰櫛**。師古曰華即今之皮貼弓者也

爾雅云一名攝攝枰即平仲木也櫛音平櫛音盧 **留落胥**木也華音胡化反楓音風枰音平櫛音盧

邪仁頻并間。張揖曰并間機也郭璞曰落獲也中作頻即賓根也頻字或作賓胥音

先余反邪音弋奢反獲音鑊 **欂檀木蘭**。孟康曰欂欂音讒 **豫章女貞**。師古曰女貞樹冬夏常青未

郭璞曰 **大連抱**。師古曰八尺曰抱 **夸條直暢實葉後楨**。郭璞曰夸張布也張揖曰後楨也師古

曰暢通也通謂上下相稱也後音峻 **攢立叢倚連**。卷攏危。師古曰攢立聚立也叢倚相倚也連卷屈曲也攏危支柱也倚音於綺反卷音丘專反又

楊慎曰上林賦垂條扶疏落英

幡纒紛溶蒨蒨

倚柅徐風蒨蒨

草本從風之形

與聲也紛溶猶

手茸也倚柅猶

倚那也字一作

旖旎又作倚難

音巨專反攏音 **崔錯餐飴**。師古曰崔錯交雜也餐委力爾反危音詭

步葛反 **坑衡聞珂**。師古曰坑衡徑直貌也聞珂相古委字 **坑衡聞珂**。師古曰坑音口庚反聞音烏可

反珂音來可反坑字或作抗言樹 **垂條扶疏落英幡**之支幹相抗爭衡也其義兩通

纒。師古曰扶疏四布也英謂華也 **紛溶蒨蒨**。倚柅從

風。郭璞曰紛溶蒨蒨支疎擢也倚柅猶阿邨也蒨音蕭蒨音森倚音於氏反柅音諾氏反師古曰溶音容前亦音

山交反 **劉荏苒歛**。師古曰林木鼓動之聲也 **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師古曰金石謂鍾聲也管長

孔並以 **柴池**。荏苒旋還乎後宮。如淳曰荏苒音竹為之 **柴池**。荏苒旋還乎後宮。如淳曰荏苒音也此虎不齊也郭璞曰 **雜襲索輯**。師古曰雜襲相因

柴音差還還繞也音宦 **視之無端究之亡**。被山緣谷循阪下隰。師古曰循順也下溼曰隰

丰茸之游樹謝
靈時升長皆丰
茸則紛溶手茸
一也杜詩巫山
巫峽氣蕭森則
前夢蕭森一也
毛詩倚難其枝
楚辭紛綺旋乎
都房阮藉詩猗
靡情歡愛則猗
猗也猗難也猗
旋猗靡也一也
陶弘景詩悽切
嗙淚傷夜情趙
彦昭詩流麗鳴
春鳥則藟位與
嗙嗙及流麗一
也杜詩秋風劇
吸吹南國則與
吸與劇吸一也
字有古今音有
楚夏類如此聊

窮於是乎玄猿素雌。雌，獲飛蠶。張揖曰：雌如母猴，叩而大飛，蠶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類飛，郭璞曰：蠶，鼯鼠也。毛紫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雌音贈，遺之遺，蠶音誅，師古曰：玄，獲素雌，言獲之雄者玄黑而雌者白素也。爾雅曰：獲，父善顧也。獲音鑿，鼯音吾。蛭，蝮獲。如淳曰：蛭，音質，張揖曰：蛭，蟻也。蝮，水蟲，又及蝮，蟬乖於事類，如說非也。但未詳是何獸耳。孫音乃高反，又音柔，即今所謂戎皮為鞞，鞞者，戎耳音柔，聲之轉也。獬，胡毅。張揖曰：獬，胡似彌猴，頭上有耳，非彌猴也。獬，音毅，毅音呼，毅反，蛭音詭。棲息乎其間。長而未聞也。獬音讒，毅音呼，毅反，蛭音詭。天嶠，枝格，偃蹇，杪顛。郭璞曰：皆猿猴在樹共戲姿態也。天嶠，頻申也。師古曰：杪，顛枝上端也。嶠音矯，杪音眇。諭絕梁。騰殊榛。師古曰：絕梁，謂正絕水無橋梁也。殊榛，特立榛也。言超度無梁之水而跳上殊榛之上。

舉其略耳
隆按史記喻絕
梁上有於是乎
三字

隆按至是方叙
天子校獵事

也。榛音仕人反。捷垂條，掉希間。張揖曰：捷，持縣垂之。榛音五曷反。捷，垂條，掉希間。條，掉往，音希，疏無枝之間。牢落陸離，爛漫遠遷。師古曰：言其聚散不恒，雜亂移徙也。若此者，數百千處，娛游往來，宮宿館舍，庖厨不徙，後宮不移。

百官備具。師古曰：言所在之處，供具皆足也。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師古曰：校獵者，以木相貫穿總，為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

乘鑿象六玉蚪。張揖曰：鑿，象象路也。以象牙疏鑿其車輅，六玉蚪，謂駕六馬，以玉飾其鑿，勒有似玉蚪，龍子有角曰蚪。

拖蜺旌。張揖曰：析羽毛，染以五采，綴以縷為旌，有似虹蜺之氣也。靡雲旗。張揖曰：於旒為旗，似雲氣。前皮軒，後道游。文穎曰：皮軒，以虎皮飾車，乘在乘輿車前，賦頌為偶辭耳。師古曰：文說非也。言皮軒最居前，而道游次皮軒之後耳。非謂在乘輿之後也。皮軒之上，以赤反為重，蓋今此制尚存，又非猛獸之皮用飾車也。

孫叔奉轡，衛公

田汝成曰師古云言其跋扈縱恣而行出於校之四外也非是蓋扈尾也後從曰扈故侍從天子曰扈從今逐獸橫行故言出于四校之中若言跋扈則強梁也

參乘

鄭氏曰孫叔者太僕公孫賀也字子叔衛公者大將軍衛青也大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師古

曰參乘在車之右也

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

師古曰四校者闕校之四面也

言其跋扈縱恣而行

鼓嚴簿縱獵者

孟康曰鼓嚴簿也

師古曰江河為陸泰山為櫓

蘇林曰陸獵者圍陳遮禽獸也郭璞曰櫓望樓

也因山谷遮禽獸為陸師古曰因江河以遮禽登泰山而望獲言田獵之廣遠耳陸音祛

車騎雷

起殷天動地

郭璞曰殷猶震也

先後陸離離散別追

師古曰陸離分

散也言各有所追逐也

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

郭璞曰言徧山

野也**生貔豹搏豺狼**

郭璞曰貔執夷虎屬也音毗師古曰豹二物皆猛獸也生謂生取

之也搏擊也

手熊羆足棼羊

張揖曰熊大身人足黑色羆如熊黃白色棼羊麋羊也似

羊而青師古曰棼羊今之所謂山羊也非麋羊矣手言手擊殺之足謂蹙蹙而獲之

蒙鶡蘇

曰鶡鶡尾也蘇析羽也張揖曰鶡似雉鬪死不卻郭璞曰蒙其尾為帽也鶡音曷

綉白虎

張

曰著白虎文綉也

被斑文

師古曰被謂衣著之也

跨

師古曰跨古袴字

被斑文

師古曰被謂衣著之也

跨

之坻

師古曰積歷沙石之貌也坻水

徑峻赴險越壑

厲水

師古曰厲以衣度也

椎蜚廉弄解鴈

郭璞曰蜚廉龍雀也

鷹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可得而弄也師古曰椎亦謂弄之也其字從手

格蝦蛤

孟康曰

今流俗讀作推擊之推失其義矣解音蟹鷹音丈介反

格蝦蛤

孟康曰

氏皆獸名也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似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師古曰鉞鐵把短牙也蝦音遐蛤音

音蟬**緇要裏射封豕**

張揖曰要裏馬金喙赤色一日行萬里者郭璞曰封豕大猪也

要裏音窈嫻師古曰緇謂羅繫之也音工犬反**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

發應聲而倒。張揖曰：脰項也。師古曰：言射必命中，非詭遇也。脰音豆。於是乘輿。

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

師古曰：睨，表視也。然後侵淫促節。郭璞曰：言短驅也。儵復遠去。師古曰：儵，疾速貌。

流離輕禽，蹇履狡獸。師古曰：流離，困苦之也。轉白鹿捷

狡菟。郭璞曰：狡菟，捷跳故捷取之也。軼赤電，遺光耀。張揖曰：軼，過也。郭璞曰：皆妖氣。

為變怪者。追怪物，出宇宙。張揖曰：怪物，奇禽也。彎蕃弱，滿白羽。

文類曰：彎，牽也。蕃，弱夏后氏之良弓名。引弓盡箭鏘為滿。以白羽羽箭故言白羽也。射游臯，櫟

蜚遽。張揖曰：櫟，梢也。飛遽，天上神獸也。鹿頭而龍身。郭璞曰：臯，臯羊也。似人，長脣，被髮，食人。擇

肉而后發，先中而命處。郭璞曰：言必如所志者也。弦矢分，藝殪仆。

文類曰：所射準的為藝。一發死為殪。郭璞曰：什斃也。師古曰：言弦矢適分，則殪死而赴如射藝也。藝謂射也。

的即今之絜上絜也。藝讀與藝同字，亦作臯音魚列反。然後揚節而上浮。郭璞曰：言騰遠也。

陵驚風，歷駭焱。師古曰：焱，謂疾風從下而上也。音必遙反。乘虛亡，與

神俱。張揖曰：虛無廖廓與天通靈言其所乘氣之高，故能出飛鳥之上而與神俱也。蘭玄鶴，

亂昆雞。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郭璞曰：亂者言亂其行伍也。適孔鸞，促駿驥

郭璞曰：適，促皆迫捕之也。師古曰：適音材，由反。拂翳鳥。張揖曰：山海經曰：九也。師古曰：適音材，由反。

捷鷓鴣，揜焦明。張揖曰：焦明，名曰鷓鴣。音山交反。

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消擔乎襄羊，降集乎北紘。

張揖曰：淮南子云：九州之外曰八澤，八澤之外乃率有八紘，北方之紘曰委羽。郭璞曰：襄羊猶徜徉也。

乎直指，揜乎反鄉。師古曰：揜，然疾歸貌。歷石門，歷封

壘，過雉鵠，望露寒。張揖曰：此四觀武帝建元中作在雲陽甘泉宮外。師古曰：歷，踰歷經也。

黃帝天五三 司馬同口專 卷一 凌

也。歷音鉅。月反。下堂黎。息宜春。張揖曰：堂黎宮名在雲陽東南三十里。師

古曰：宜春宮名在杜縣東。西馳宣曲。張揖曰：宣曲宮名也在昆明池。

西濯鵠牛首。張揖曰：牛首池名也在上林苑西頭。師古曰：濯者所以刺船也。鵠即鵠首之舟也。

也。濯音登。龍臺。張揖曰：觀名也在近渭。掩細柳。郭璞曰：觀直孝反。觀士大夫之勤略。師古曰：略智略也。觀也。鈞獵者

南也。觀士大夫之勤略。師古曰：略智略也。觀也。鈞獵者之所得獲。郭璞曰：平徒車之所閹轢。郭璞曰：徒步也。其多少也。

音來。騎之所蹂若。人之所蹈藉。師古曰：蹂若謂踐也。各反。其窮極倦。欲驚憚。驚伏。郭璞曰：窮極倦欲疲憊也。驚

欲音劇。憚音丁。曷反。驚音之。涉反。不被創刃而死者。它它藉藉。郭璞曰：言

交橫。填阡滿谷。掩平彌澤。師古曰：平平原也。彌亦滿也。於是乎游

戲懈怠。置酒乎顛天之臺。張揖曰：臺高。張樂乎膠葛

之寓。郭璞曰：言曠遠深貌也。撞千石之鐘。張揖曰：千石十二萬斤也。立萬石

之虞。師古曰：虞獸名也。立一百建翠華之旗。樹靈鼉

之鼓。師古曰：翠華之旗以翠羽為旗。奏陶唐氏之舞

郭璞曰：陶唐堯有天下號也。如淳曰：舞咸池。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陶唐當為陰康。傳寫字誤耳。古今

人表有葛天氏。陰康氏。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

陰多滯伏。湛積陽道。壅塞不行。其序民氣鬱闕。筋骨

縮粟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高誘亦誤解云：陶唐

堯有天下之號也。案呂氏說陰康之後方一一歷言

黃帝顓頊。帝嚳。乃及堯舜。作樂之本。皆有次第。豈再

陳堯而錯亂其序乎。蓋誘不視古今人表。妄改易呂

氏本。聽葛天氏之歌。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

曲一曰：戴民。二曰：玄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五穀。五

曰：敬天常。六曰：徹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

文。

極千人倡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郭璞

曰波浪起也巴俞宋蔡淮南干遮師古曰巴俞之人剛勇好舞初高祖用之克平

三秦美其功力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俞文成顛歌文穎曰文成遠西縣名也其縣人善歌顛益州

顛縣其民能作西南夷歌也師古曰顛即滇字族居

遞奏金鼓迭起師古曰族聚也聚居而遞奏也鏗鎗

闐鞀洞心駭耳師古曰鏗鎗金聲也闐鞀鼓音也洞

反闐音託郎反鞀音楊荆吳鄭衛之聲郭璞曰皆韶濩武象之

樂文穎曰韶舜樂也濩湯樂也武王樂也張揖曰

象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為虐於夷成王命周公以

兵追之至於海南陰淫案衍之音郭璞曰流鄢郢續

紛激楚結風李奇曰鄢今宜城縣也郢楚都也續紛

舞貌也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師古曰結

乃為三象樂也

風亦曲俳優侏儒狄鞬之倡張揖曰狄鞬西方譯名

名也郭璞曰西戎樂名也師

古曰俳優侏儒倡樂可狎玩者所以娛耳目樂心意

者麗靡爛漫於前郭璞曰言靡曼美色於後張揖曰

曼澤也若夫青琴處妃之徒伏儼曰青琴古神女也文

穎曰處妃洛水之神女也絕殊離俗郭璞曰世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嫫

郭璞曰靚莊粉白黛黑也刻刻畫鬢鬢也便嫫輕麗

也郭璞曰嫫約婉約也嫫音翺靚音爭師古曰妖冶美好也

閑都雅麗也柔橈嫵嫵嫵媚纖弱師古曰橈動曲也嫵

也郭璞曰柔橈音綽細弱總謂骨體也橈音女教反嫵曳獨爾之禴世眇

音於圓反嫵音武熾即纖字耳閻易以恤削張揖曰禴禴禴也世眇也郭璞曰獨爾

畫作也便嫫鬢屑與世殊服師古曰言其行步安詳容

音先斲音 步結反 芬芳漚鬱 酷烈淑郁 皓齒粲爛

宜笑的樂 郭璞曰鮮明貌也 長眉連娟 微睇絲藐 郭

曰連娟言曲細絲藐視遠貌 藐音邈師古曰微睇小視也 色授魂予 心愉於側 張

曰彼色來授魂往與 於是酒中樂酣 師古曰酒中飲 酒中半也樂酣

接也師古曰愉樂也 天子芒然而思 師古曰芒然 似若有亡 師古曰

洽也 聽政餘暇不 順天道以殺伐 郭璞曰因 時休息以於

此 郭璞曰謂 恐後世靡麗 遂往而不返 非所以為繼

嗣創業垂統也 郭璞曰言不可 於是乎乃解酒罷獵

而命有司曰地可墾辟 悉為農郊 以贍氓隸 師古曰

隆按嗟乎以下 是前所云其卒 章歸之於節儉 因以風諫

闕闕開也邑外謂之郊 墮牆填塹 師古曰墮墜 也音徒回反 使山

澤之民得至焉 師古曰恣其芻 實陂池而勿禁 虛宮

館而勿仞 師古曰實謂人滿其中言恣其有所 發倉

廩以救貧民補不足 恤鰥寡存孤獨 出德號省刑罰

於是歷吉日以齊戒 張揖曰歷 襲朝服乘法駕建華

旗鳴玉鸞 郭璞曰鸞鈴也在 游于六藝之圃 馳騫乎

仁義之塗 郭璞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塗道也覽

觀春秋之林 如淳曰春秋義理繁 射狸首兼騶虞 郭

曰狸首逸詩篇名諸侯以為射節騶 弋玄鶴舞干戚

虞召南之卒章天子以為射節也 五 羅六

郭璞曰千戴雲罕揜羣雅張揖曰罕畢也前有九流

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羣雅也悲伐檀師古曰伐檀魏國之樂

樂膏鄭氏曰詩云于胥樂兮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取

材智之人也王者樂得有材智之人使在位也胥音先呂反修容乎禮園翺翔乎

書圃師古曰此以上皆取經典之嘉辭以代游獵之娛樂述易道郭璞曰修繫

放怪獸張揖曰死中奇怪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

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師古曰言天下之人皆受

已於斯之時天下大悅鄉風而聽隨流而化焮然興

道而遷義師古曰焮然猶焮然也刑錯而不用德隆

於三皇功美於五帝師古曰錯置也美饒也五帝謂

胡纘宗曰相如賦之至者子雲孟堅如何得似他自然流出隆校復提齊楚與起文相應九百應前九百里方考孺曰屈原之離騷憂世憤戚呼天地目鬼神其語長短舒縱抑揚闔闢辨說詭異襍錯而成章皆出乎至性忠厚介潔得風人之義非拘拘執筆凝思而為之也至于其徒寢失師意流

吳顛頊高辛堯舜也錯音千故反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

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師古曰抗挫也音五官反

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

國家之政貪雉菟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從此觀之齊

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

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

乘之所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

超若自失師古曰愀變色貌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

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亡是公言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雲夢所有甚

于淫靡而相如
雄復慕而校之
窮幽極遠搜輯
艱深之字積累
以成句其意不
過數十言而衍
為浮漫瑰怪之
辭多至數千言
至求其合乎道
者欲片言而不
可得也自後學
者轉相襲倣不
特辭賦為然而
于文皆然迨晉
宋以後萎弱淺
陋不復可誦矣
人皆以為六朝
之過而安知實
相如之徒首其
禍哉向非諱愈
洗濯而力去之
文殆未易言也

漢書卷五十一
衆侈靡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止故刪取其要歸正
道而論之師古曰言不尚其侈靡之論但取終篇歸於正道耳非謂削除其辭也而說者便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剝失其意矣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七上終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七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

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

師古曰行取曰略夜

郎棘中皆西南夷也棘音蒲北反

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

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

師古曰渠大也

巴蜀民大驚

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

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

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

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

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

師古曰來入朝觀豫享祀也

隆按此論以非
上意為主故歸
咎於使者有司
却不專責之而
及百姓又不
直責之而各其
父兄轉展委曲
深得論體

隆按不順者已
誅收結上文為
善者未賞引起
下文

許應元曰發軍
與制即前所謂
用軍與法耳顏
注恐不然
隆按皆非陛下
句收結上文亦

曰享獻也獻其國珍也

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平番禺太子入

朝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發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以云平耳

南夷

之君西楚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

然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

師古曰喁喁眾口向上也音魚龍反

道里遼

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

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

幣衛使者不然

張揖曰不然之變也

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

今聞其乃發軍與制

師古曰以發軍之法為與眾之制也

驚懼子弟憂

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

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

非人臣句引起
下文

逢舉燧燔

孟康曰逢如覆米箕縣著契皐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也

皆攝

弓而馳荷兵而走

師古曰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也

流汗相屬惟恐

居後

師古曰屬逮也

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

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

巴蜀異主哉

師古曰編列謂編戶也

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

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

侯

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也

居列東第

師古曰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

日東第也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甚忠

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

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堃少而不辭也今奉

隆按樂盡人臣
之道與非人臣
之節句相顧

王維楨曰此上
先以邊士盡人
臣之節者形之
以發其愧心至

今奉弊以下方以正義責之

隆按末用陛下患使者五旬一收結上文

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

師古曰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

也身死無名

師古曰無善名也

諡為至愚

師古曰諡者行之迹也終以愚死後

葉傳稱故謂之諡

耻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

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

率不謹

師古曰不先者謂往日本不素教之也

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

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

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

師古

曰誠信之人以為使也

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

以不教誨之過

師古曰責其教誨不備也

方今田時重煩百姓

師古

曰重難也不欲召聚之也

已親見近縣

師古曰近縣之人使者以自見而口諭之矣故為檄

文馳以示遠所也

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

縣道

師古曰亟急也縣有蠻夷曰道

咸諭陛下意毋忽相如還報

師古

曰使訖還報天子也

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

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

師古曰物故死也

費以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

便是時邛笮之君長

文穎曰邛者今為邛都縣笮者今為定笮縣師古曰笮音才各

反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

比南夷上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易通

師古曰今夔州開州等首領姓冉者皆舊冉種也駹音尤

異時嘗通為郡縣矣

曰異時猶言往時也

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縣愈於南夷

隆按此段一
反應前

隆按皆請為臣
妾應上多欲願
為內臣妾句
劉基曰武帝本
好大喜功之主
相如乃逢若之

晉灼曰南夷謂犍為牂柯也西夷謂越雋益州也上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

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

乘之傳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

太守以下郊迎師古曰迎於郊界之上也縣令負弩矢先驅師古曰導

也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

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

長卿晚師古曰尚猶配也義與尚公主同乃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

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臣

妾除邊關邊關益丘師古曰丘開廣也西至沫若水張揖曰沫水出

蜀廣平徼外若水出旄牛徼外師古曰沫音妹南至牂柯為徼張揖曰徼謂以木石水為

惡之臣一時君
臣殆如魚水也
載不知斯民何
以堪此

界者也如淳曰斯榆之君等自求去邊關通靈山道
欲與牂柯作徼塞也師古曰徼音工鈞反通靈山道
橋孫水張揖曰鑿開靈山道置靈道縣孫水出臺登縣南至會無入若水師古曰於孫水上作橋

也以通邛笮還報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

通西南夷之不為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

建之不敢師古曰本由相如立此事故不敢更諫也乃著書藉蜀父老為

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

知天子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

威武紛云湛恩汪濊師古曰紛云盛貌汪濊深廣也

王維楨曰先叙
事起而後詭為
問答之詞其事
雖非而其文則
腴

威武紛云湛恩汪濊師古曰紛云盛貌汪濊深廣也

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

攘師古曰攘卻退也音人羊反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師古曰被不靡反因

隆按此文間有
數語類賦體

朝冉從驪定祚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
將報師古曰結屈也軌車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

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師古曰

謁見師古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師古曰

曰羈馬絡頭也縻牛紉也言牽制之故取喻也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

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

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師古曰屈盡也此亦

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祚西燹之與中

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

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師古曰言古往帝王雖有仁

德不能招來之雖有強力不

能并吞之以其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

險遠理不可也師古曰所恃即中國之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

用師古曰無用謂西南夷也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

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

也僕尚惡聞若說師古曰言僕猶惡聞如此然斯事

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師古曰觀余之行急其詳

不可得聞已師古曰言行程急速請為大夫粗陳其

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

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

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師古曰元始也非非常之及臻厥

成天下晏如也師古曰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民

王維楨曰洪水

許應元曰惡平

聲言蜀與巴初

亦俱是荒服之

治則安居粒食
西南夷通則肝
駟塗地其為非
常之事同而利
害頓殊恐不可
以彼而例此也

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原。師古曰堙塞也。水本曰原。堙音因。

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師古曰疏通也。灑分也。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災也。灑音所宜反。

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儼駢

胝。無胼。膚不生毛。張揖曰躬體也。儼湊理也。孟康曰駢音步千反。胝音竹尸反。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

乎于茲。師古曰浹徹也。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

拘。文牽俗。師古曰握。踏局。陘也。不拘微細之循誦習

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師古曰言非直因循口誦習必所傳聞取美悅於當時而已。

將崇論。欲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師古曰欲深也。音宏。故馳驚

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師古曰比德於地是貳地也。地與已

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師古曰天地合四方。四維謂之八方也。

浸淫衍溢。師古曰浸淫猶漸漬也。衍溢言有餘也。懷生之

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

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

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

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

師古曰內之謂通其朝獻也。外之謂

君臣易位。尊卑

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索號泣。師古曰為人所獲而索係

其

其

其

其

之故號泣也內鄉而怨曰師古曰嚮中蓋聞中國有至仁

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師古曰

者之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豎夫為之垂涕張揖曰

夫也辰之況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

使以誚勁越師古曰四面風德師古曰二方之君鱗

集仰流師古曰二方謂西夷及南夷也願得受號者

以億計師古曰號謂爵號也一故乃關沫若張揖曰

水為關也微牂柯鏤靈山梁孫原師古曰鏤謂疏通之以

原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

駕張揖曰駕行也使恩遠安長行之也使疏逃不閉師古曰逃遠也言

隆按此段總結一篇意

隆按百姓雖窮反應前百姓力屈句

也也習爽闇昧得耀乎光明師古曰習爽未

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

師古曰禔安也康樂也禔音土支反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

哀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師古曰陵夷謂弛替也天子之急

務也百姓雖勞又烏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

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

此張揖曰合在於憂勤逸樂之中也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

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師古曰咸皆也言漢

於三王之上也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焦朋已翔乎寥

廓師古曰寥廓天上寬廣之處而羅者猶視乎藪澤師古曰澤

隆按百姓雖勞
又覆應前

隆按不慕官爵
應前非其好也

唐順之曰奇文

茅坤曰辭直而
文磊落

隆按此疏當與

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師古曰初

有所懷而來欲進而陳之今并喪失其來意也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

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

延而辭避師古曰敞罔失志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

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

書常有消渴病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事宦未嘗肯

與公卿國家之事常稱疾閒居不慕官爵嘗從上至

長楊獵師古曰長楊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

壘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

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師古曰烏獲秦武王力士也慶忌吳王僚子也射能

韓昌黎擊毬書
同看

劉攽曰不存猶
言不慮下文云
存變之意其為
害也不難矣

林希元曰上以
禍恐之此以道

捷矢動天夏育勇期賁育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也水行不避

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

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

犯屬車之清塵師古曰不存不應劭曰古者諸侯貳

其車服漢依秦制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師古曰屬

者言相連續不絕也塵謂行而起塵也言清者尊貴

之意也而說者乃以為清道灑塵謂之清塵非也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

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師古曰逢蒙古枯木朽

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

殆哉師古曰軫車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

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

論之

隆按一篇主意
總在輕萬乘之
重二句上

變張揖曰銜馬勒銜也。歷駢馬口長銜也。師古曰。歷謂車之鉤心也。銜歷之變。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歷音鉅月反。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師古曰。豐前也。歷音鉅月反。

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

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

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

於無形。既固多減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

鄙諺曰。家索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懼瓦墮中人。也。師古曰。垂堂者。近堂

邊外自恐墜土墮耳。非畏懼瓦也。言富人之子。則自愛深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

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

哀二世行失。師古曰。宜春本秦之離宮。胡亥於此為閹樂所殺。故感其處而哀之也。其

辭曰。登陂陁之長阪兮。坐入曾宮之嵯峩。蘇林曰。坐之。坐張揖曰。坐並也。師古曰。曾重也。嵯峩高貌也。臨曲江之隍州兮。望南山

之參差。張揖曰。隍長也。苑中有曲江之象。中有長洲也。師古曰。曲岸頭曰隍。隍即琦字耳。言臨曲

岸之洲。今猶謂其處曰曲江。隍音鉅。依反。巖巖深山之涇涇兮。通谷谿乎

砢砢。晉灼曰。涇音籠。古籀字也。師古曰。涇涇深通貌。谿音呼。活反。砢音呼。活反。砢音呼。活反。砢音呼。活反。

反。汨減鞞以永逝兮。注平臯之廣衍。師古曰。汨減疾貌也。鞞然輕舉

意也。臯水邊地也。汨音于。觀衆樹之蓊蔭兮。覽竹林

之榛榛。師古曰。蓊蔭蔽貌。榛榛盛貌。蓊音烏。孔反。蔭音愛。東馳土山兮。北揭

石瀨。師古曰。揭褰衣而渡也。石而淺水曰瀨。音賴。揭音丘。例反。弭節容與兮。歷弔

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

劉會孟曰。賦有不當鋪叙者。此賦起語已極其鋪叙。至持身不謹。信讒不寤。兩

何

象輿之螻略委麗兮。驂赤螭青虬之蚘蟻宛蜒。文穎曰有

翼曰應龍最其神妙者也。師古曰螻略委麗蚘蟻宛蜒皆其行步進止之貌也。螻於縛反麗力爾反蚘一

躩以連卷。張揖曰踞直項也驕驚縱恣也詘折曲委也隆窮舉鬢也躩跳也連卷句蹄也師古

曰裙音倨驕居召反驚五沛艾赴蟻乞以佻儼兮。張

前也師古曰沛普蓋反赴古有反蟻火切反乞魚乞

反佻丑吏反儼魚吏放散畔岸驤以孱顏。師古曰畔

貌也驤舉也孱顏不齊也孱士顏反踳躩輶蟾容以散麗兮。張揖曰踳

也輶蟾搖目吐舌也容龍體貌也散麗左右相隨也

師古曰踳丑日反躩丑略反輶音過蟾音曷散古委

字也麗力爾反。蚘蟻偃寒。休矣以梁倚。張揖曰蚘蟻掉頭也

著也師古曰蚘徒鈞反蟻盧鈞反糾蓼叫界踏以腹路

今。張揖曰糾蓼相引也叫界相呼也踏下也腹著也

五到反踏音。蓑蒙踊躍。騰而狂趨。張揖曰蓑蒙飛揚

也趨奔走也師古曰蓑音醮。莅颯歛焱至電過兮。煥然霧

除。霍然雲消。張揖曰莅颯飛相及也焱歛走相追也

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張揖曰少陽

極邪度東極而升北極也真人謂若士也游於太互

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張揖曰飛泉飛

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張揖曰飛泉飛

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張揖曰飛泉飛

西南師古

悉徵靈囿而選之兮。部署眾神於搖光。

張

曰搖光北斗使五帝先導兮反太壹而從陵陽應劭曰五帝五時太皞之屬也如淳曰天極大星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張揖曰陵陽仙人陵陽子明也師古曰令太陵陽侍從於已左玄冥而右黔雷兮張揖曰玄冥北方黑帝佐

也黔雷黔羸也天上造化神名也楚辭曰召黔羸而見之或曰水神也前長離而後裔

皇服虔曰皆神名也師古曰長離靈鳥也解在禮樂志裔音以出反廡征伯僑而役

美門兮詔岐伯使尚方應劭曰廡役也張揖曰伯僑仙人王子僑也美門偁石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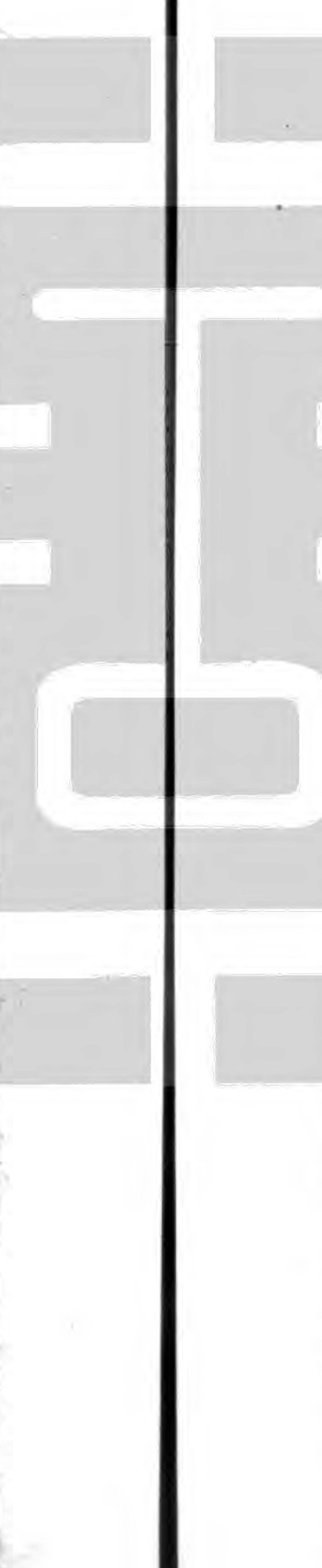
上仙人美門高也尚主也岐伯者黃帝太醫屬使主方藥也師古曰征伯僑者仙人姓征名伯僑非王子

僑也郊祀志征字作正其音同祝融警而蹕御兮清

耳或說云征謂役使之非也祝融警而蹕御兮清

氣氛而后行張揖曰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獸身人面乘兩龍師古曰蹕止行人也御禦也

氛惡屯余車而萬乘兮綽雲蓋而樹華旗師古曰綽氣也合也合五



采雲以為蓋也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娛張揖曰句芒東方青帝之佐也鳥身人面乘兩龍師古曰將行將領從行也娛音許其反歷唐堯於

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張揖曰崇山狄山也海外經曰狄山帝堯葬於其陽九疑

山在零陵營道縣舜所葬也師古曰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故曰九疑紛湛湛其差

錯兮雜遝膠軻以方馳師古曰湛湛積厚之貌差錯交互也雜遝重累也膠軻猶

交加也湛音徒感反騷擾衝從其相紛拏兮滂淖決

逌音大合反軻音葛騷擾衝從其相紛拏兮滂淖決

軋麗以林離張揖曰衝從相入貌滂淖衆盛貌決軋不前也麗靡也林離參攪也師古曰衝

音尺勇反從音相勇反拏音女居反滂音普郎反淖音普備反決音烏朗反軋音於黠反攪音所林反攪

音所攢羅列聚叢以龍茸兮衍曼流爛疹以陸離張揖

宜反攢羅列聚叢以龍茸兮衍曼流爛疹以陸離張揖曰疹衆貌陸離參差也師古曰龍茸聚貌流爛布散

也疹自放縱也龍音來孔反茸音而孔反衍音弋扇

反彥音式爾反徑入雷室之砢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堀壘

歲魁張揖曰雷室雷淵也洞通也鬼谷在崑崙北直北辰下眾鬼之所聚也堀壘歲魁不平也師古曰砢磷鬱律深峻貌砢音普萌反磷音力耕反堀音口骨反壘音洛賄反歲音一迴反徧覽八

絃而觀四海兮竭度九江越五河張揖曰九江在廬江尋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者師古曰五河五色之河也仙經說有經紫碧碧綠青黃之河非謂九河之內亦非五湖也

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抗絕浮渚涉流沙應劭曰楚辭曰越炎火之

萬里弱水出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含黎餘波入于流沙張揖曰杭船也絕度也浮渚流沙中者也流沙沙與水流行也師古曰弱水謂西域絕遠之水乘毛車以度者耳非張掖弱水也又流沙但有沙流本無水也言絕度浮渚乃涉

奄息葱極汜濫水嫉兮張揖曰奄然休流沙也杭音下郎反使靈媧鼓琴而舞馮夷服虔曰靈媧女媧也伏犧

息也葱極葱領山也在西域中

作琴使女媧鼓之馮夷河伯字也淮南子曰馮夷得道以潛大川時若曖曖將混濁

兮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應劭曰屏翳天神使也張揖曰風伯字飛廉西

望崑崙之軋沕荒忽兮張揖曰崑崙去中國五萬里天帝之下都也其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面有九井以玉為檻旁有五門開明獸守之軋沕荒忽不分明之貌師古曰沕音勿荒音直徑馳乎三危張揖曰三危山在鳥鼠山之呼廣反排閭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

歸張揖曰玉女青要乘戈等也登閬風而遙集兮亢鳥騰而壹止

紆曲兮吾乃今日覩西王母張揖曰陰山在崑崙西二曩然白首戴勝而穴處

兮亦幸有三足鳥為之使張揖曰陰山在崑崙西二

張揖曰閬風山在崑崙閬闔之中遙遠也應劭曰亢然高飛如鳥之騰也

低徊陰山翔以

張揖曰閬風山在崑崙閬闔之中遙遠也應劭曰亢然高飛如鳥之騰也

張揖曰閬風山在崑崙閬闔之中遙遠也應劭曰亢然高飛如鳥之騰也

張揖曰閬風山在崑崙閬闔之中遙遠也應劭曰亢然高飛如鳥之騰也

張揖曰閬風山在崑崙閬闔之中遙遠也應劭曰亢然高飛如鳥之騰也

張揖曰閬風山在崑崙閬闔之中遙遠也應劭曰亢然高飛如鳥之騰也

張揖曰閬風山在崑崙閬闔之中遙遠也應劭曰亢然高飛如鳥之騰也

張揖曰閬風山在崑崙閬闔之中遙遠也應劭曰亢然高飛如鳥之騰也

張揖曰閬風山在崑崙閬闔之中遙遠也應劭曰亢然高飛如鳥之騰也

人豹尾虎首蓬髮髡然白首石城金室穴居其中三
足鳥三足青鳥也主為西王母取食在崑崙墟之北
如淳曰山海經曰西王母梯几而戴勝師古曰低徊
猶徘徊也勝婦人首飾也漢代謂之華勝音工老
反字或作
喜師古曰昔之談者咸以西王母為仙靈之最故相
如言大人之仙娛遊之盛顧視王母鄙而陋之不
足羨**回車竭來兮絕道不周**張揖曰不周山在崑崙
幕也**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張揖曰幽都在北方
西北曰幽都之門應劭曰列仙傳陵陽子言春食朝
霞朝霞者日始欲出赤黃氣也夏食沆瀣沆瀣北方
夜半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為六
氣師古曰沆音胡朗反瀣音奎**咀嚙芝英兮噉瓊**
華張揖曰芝草弱也榮而不實謂之英噉食也瓊樹
生崑崙西流沙瀆大三百圍高萬仞華藥也食之
長生師古曰芝英芝菌之英也咀音才汝反
噉音才笑反又音才弱反噉音機又音祈**傑稜尋**

而高縱兮紛鴻溶而上厲張揖曰傑印也
鴻溶踈踈也**貫列缺之**
倒景兮服虔曰列缺天閃也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月
故景倒在下也張揖曰貫穿也陵陽子明經
曰列缺氣去地二千四百里倒景
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涉豐隆之滂漚**應
劭曰豐隆雲師也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淮南子曰
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雨師古曰豐隆將雨故言
涉也滂漚雨多也**騁游道而脩降兮驚遺霧而遠逝**張揖曰
遺霧在後也師古曰游游車也道道車也脩長也降
下也言周覽天上然後騁車也循長路而下馳奔遺
霧而遠逝也**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師古
道讀曰導**遺屯騎於玄闕兮**張揖曰玄闕
也音銀**下崢嶸而無地兮**師古
也師古曰輶過也音逸**視眩泯而亡見**

寒門應劭曰寒門北極之門**下崢嶸而無地兮**師古
也師古曰輶過也音逸**視眩泯而亡見**師古
也師古曰輶過也音逸**視眩泯而亡見**師古
也師古曰輶過也音逸

上嶠廓而無天師古曰嶠音遠**視眩泯而亡見**師古
也師古曰輶過也音逸

秦觀曰孝武好
神德相如作大
人賦以風其上
乃飄飄有凌雲
氣此文辭之弊
也

呂祖謙曰君子
之死死而遺忠
相如之死死而
遺禍

茅坤曰氣質而
體古但太以文
勝此辭賦家本
色

兮聽敞悅而亡聞師古曰眩泯目不安乘虛亡而上

遐兮超無友而獨存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

飄有陵雲氣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

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

師古曰若汝也言汝使所忠往師古曰所而相如已

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

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

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師古曰書於札而所忠奏

焉天子異之其辭曰伊上古之初肇自顛穹生民師古

曰肇始也顛穹皆謂天也顛言氣顛汗也歷選列辟

以迄乎秦師古曰選數也率邇者踵武聽述者風聲

文穎曰率循也邇近也踵蹈也武迹也述遠也言循

履近者之遺迹聽遠者之風聲風謂著於雅頌者也

可勝數也張揖曰紛輪繼昭夏崇號諡略可道者七

十有二君文穎曰昭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罔若淑

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應劭曰罔無也若順也淑善

者無不昌大為逆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

聞已師古曰遐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師古

曰五五帝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

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

隆按其辭曰一
段言自古封禪
之君其傳之載
籍者惟周稱盛
然初無殊尤絕
迹而猶封禪迺
漢家功德符瑞
之盛如此而不
敢道封禪則於
進讓之道有爽
云

茅坤曰以周形
漢

茅坤曰美周處
多留退步

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文穎曰郅至

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服色太平之道於是成也行道也文

也應劭曰大行道德大行也師古曰郅音質而後陵

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鄭氏曰無聲無

日雖後嗣衰微政教積替猶經千載而無惡聲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

教於後耳師古曰言既創業定制又垂裕後昆也故軌迹夷易易遵也

師古曰夷易皆平也湛恩庖洪易豐也師古曰湛讀曰沈沈深

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師古曰統業直

理至順故令後嗣易繼之耳是以業隆於緼保而崇冠乎二后子孟

所元終都攸卒師古曰元始也都於也攸所也卒亦終也言度其所始究其所終也未

茅坤曰美漢處
類賦

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師古曰尤異也考校也

然猶躡梁甫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

原泉沕滴曼美師古曰逢讀曰逢言如逢火之升原

音勿滴旁魄四塞雲布霧散師古曰旁魄廣被也上暢九垓下

沂八埏服虔曰暢達也垓重也天有九重如淳曰淮

孟康曰沂流也埏地之八際也言德懷生之類沾濡

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焱逝師古曰言和氣橫被爾陘

游原迴闊泳末孟康曰爾近也原本也迴遠也闊廣

原遠者浮其未也首惡鬱沒闇昧昭晰師古曰始為惡者皆

得光昆蟲闐懌回首面內文穎曰闐懌皆樂也師古

明也曰闐讀曰凱言四方幽遐

劉奉世曰騶虞可欽於園中怪獸可馳之於徼外耳

皆懷和樂回首然後園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
師古曰言騶虞自擾而充苑園怪獸自來若入徼塞言符瑞之盛也
鄭氏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木之米於庖厨以供祭祀也
曰犧牲也觝角也抵木也武帝獲白麟兩角共一本因以為牲也
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池沼之中至漢得之招翠黃
於岐山之旁龜能吐故納新千歲不死也
乘龍於沼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翠黃乘黃也
呼之禮樂志曰訾黃其何不來下余吾渥注水中出
神馬故曰乘龍於沼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招致翠
黃及乘龍於池沼耳乘音食
證反春秋傳曰帝賜之乘龍
文穎曰是時上求神仙之人得上郡之巫長陵女子
能與鬼神交接治病輒愈置於上林苑中號曰神君
有似於古之靈囿禮
待之於間館舍中也
奇物譎詭倣儻窮變欽哉符瑞

茅坤曰一轉非兩漢人無此筆力

隆按於是大司馬一段設為大司馬進議極言漢功德符瑞之盛當承天意以行事俾縉紳先生敘述其義以據之萬世云

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
燎應劭曰杭舟也休美也師古曰燎祭天也微夫斯
謂武王伐紂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
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而乎服虔曰介大也丘山
登太山封禪進攘之道何其爽與張揖曰進周也攘
不亦慙乎
未可封禪而封為進漢可封禪而於是大司馬進曰
不為為攘也師古曰攘古讓字
文穎曰大司馬上
公故先進議也
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諛文穎曰諛順也
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師古曰夏大也諸夏謂中國之人比蠻夷為大也
德牟
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液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
創見師古曰言符瑞衆多應期相續而至不獨初創而見也
意者太山梁父設
壇場望幸蓋號以况榮孟康曰意者言太山梁父設壇場望聖帝往封禪紀號以

凌約言曰上言周以封禪而應此言漢以不封禪而應二應字相應

隆按七十二君應前隆按此進字應上進據之道進字

表榮名也師古曰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師古曰言垂恩於下

謙字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應劭曰挈絕也缺闕也如淳曰三神地祇天神

也山嶽羣臣應焉師古曰應愧也音女六反或謂且天為質闇示珍

符固不可辭師古曰言天道質時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也若然辭之是泰

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張揖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也亦

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

七十二君哉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但各一時之榮畢出而絕者則說者無從顯稱於

後也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文穎曰越踰也

不為苟進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文穎曰謁

隆按頭陛下全之與上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相顧

告也款誠也師古曰替廢也不廢封禪之事也勒功中岳以章至尊張揖曰蓋先禮

中岳而幸太山也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師古曰章明也

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師古曰皇皇盛貌也卒終也字

也而后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張揖曰願以封禪全其終

絕炎以展采錯事文穎曰采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明以展其

官職設錯其事業也李奇曰炎音火之猶兼正列其孟康曰猶作春秋者正天

義被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孟康曰猶作春秋者正天時列人事也言諸儒既得

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叙述大義為一經也師古曰被除也被飾者言除去舊事更飾新文也被音

敷勿將襲舊六為七據之無窮文穎曰六經加一為七也師古曰據布也

隆按於是天子一段設為天子俞可之詞因為作頌自我天雲以下總只敷衍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二句言此符瑞乃上帝依類托寄以喻天子使封禪也末結以兢兢翼翼慮衰思危教語復舉湯武虞舜為法蓋風以君德不可怠

音丑 居反 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師古曰稱音尺孕反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師古曰掌故事者大常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師古曰沛然感動之意也俞者然也沛音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孟康曰詩所以詠功德謂下四章之油油也廣符瑞之富謂班班之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李奇曰油油雲行貌甘露時雨。厥壤可游。師古曰澤沛其澤可滋液滲漉何生不育。澤下究故無生而嘉穀六穗。我穡曷蓄。李奇曰我之稼穡何等不蓄積

於終云

隆按股股史記作般般

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偏我。汜布護之。師古曰汜音敷劔反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君之

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師古曰侯何也邁行也股股之

獸。樂我君園。白質黑章。其儀可喜。師古曰謂駟虞也

許記 攸攸穆穆。君子之態。孟康曰攸攸和也穆穆敬也言容態和且敬有似君

子也張揖 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師古曰言往昔但聞其聲今親見其來也

來合韻音 厥塗靡從。天瑞之徵。文穎曰其來之道何從乎此乃天瑞之應

也 茲爾於舜。虞氏以興。文穎曰百獸舞則濯濯之麟。

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文穎曰濯濯肥也武帝冬幸雍祠五時獲

白麟也師古曰濯音直角反 馳我君輿。帝用享祉。文穎曰

大雅靈臺之詩云鹿鹿濯濯 中

曰馳我君車之前也師古曰帝天帝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文穎曰起至德而見也采色玄耀煥

炳輝煌師古曰玄讀曰炫輝煌光貌輝音下本反正陽顯見文穎曰覺寤黎蒸文穎曰

曰陽明也師古曰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師古曰謂易云時乘六龍

以御厥之有章不必諄諄文穎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

天也有語言也師古曰諄諄告諭之熟也音之純反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文穎曰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禪

披執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事兢兢翼翼師古曰兢兢戒也翼翼敬也故曰於

與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師古曰在察猶不忘恭敬也舜在假典顧省厥遺師古曰在察也假天也典

則也言舜察璇璣玉衡恐已政化有所遺失不合天心今漢亦當順天意而封禪也此之謂也

相如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甫禪肅然相如它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顯而文隱若隱公見弑死而經易本隱之以顯張揖曰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是本隱也

人而德逮黎庶張揖曰謂文王公劉在位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張揖曰已詩人自謂也已小有得失不得其所作詩流言以諷

其上也師古曰小已者謂卑少之人以對上言大人耳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

隆按司馬遷生於武帝時而揚雄漢末人也更記贊中波及揚雄其為後人所補而非遷自作明矣迺孟堅豈不明此而贊復仍其舊更曰司馬遷云其故不可曉豈以訛踵說耶又按傳中諸篇

獨取一賦賦極
靡麗獨取節儉
教語長卿可重
處僅在此故贊
只以是揭之

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
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師古曰奢
靡之辭多而節儉之言少也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
乎張揖曰不亦輕戲乎哉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七下 終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八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

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

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

報不合意師古曰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

免歸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移居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

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

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

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

隆按三人同傳
意在贊中

又按弘傳本史
記文增入對策

上疏諸篇與兩
下詔文蓋炳然

可觀云

茅坤曰雜說即
先秦以來申韓

商鞅董功名之
言

黃震曰轅固傳
弘與固同徵弘

友曰事固固曰
公孫子無曲學

以阿世然則弘
之阿諛雖未委
質固已知之矣

六畜蕃。師古曰登成也蕃多也音扶元反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

少生。師古曰少古草字山不童。澤不涸。師古曰童無草木也涸水竭也音胡各反河洛

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師古曰邑外謂之郊澤無水曰藪沼池也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趾。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搜南則綏撫於交趾也渠搜遠夷之國也

所及。跛行喙息。咸得其宜。師古曰跛行有足而行者也喙息謂有口能息者也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

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師古曰安焉也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

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師古曰屬繫也音天之欲反其下亦同天

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師古曰悉盡也篇簡也朕將

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

民信也。師古曰躬謂身親行之遇謂處待之而已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

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

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

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

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

來此所以與仲

辨之

茅坤曰八者亦

中理要之言從

韓非數名實中

陳仁子曰對策

教語首論禮義

刑罰之端歷叙

仁義禮智之說

亦有可采溫公

通鑑皆取之獨

認智為術此則

不知天學者其

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
 遂李奇曰言有次第也師古曰遂音七旬反其字從之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
 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
 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師古曰各得其
 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怨使之由禮則無暴慢子而愛之則知親上也此有天下之
 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
 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師古曰去也和之所
 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
 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
 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師古曰比亦和也今人主

隆按公孫弘對
 策主意總一和
 字與仲舒正字
 相反此其曲學
 所在

呂祖謙曰弘雖
 歷叙仁義禮智
 其實以智術為
 主所以深入帝
 心者在此耳
 真德秀曰四者
 即道也而曰道
 之用不知何者
 復為道之體

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師古曰合謂與上合德也故心和則氣
 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
 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
 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
 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竝日
 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
 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
 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師古曰履而行之智者術之原也致
 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師古曰致謂引而至也明是非立可
 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

直德秀曰舜以水自微而弘歸之於堯湯以旱自責而弘歸之於桀使人主不畏天威不知已過弘實啓之李攀龍曰史蓋皆稱曰公孫弘行義雖修非過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時則武帝方御文學弘因

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師古曰見顯也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師古曰下不犯法無所加刑也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師古曰大對大問之對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

得以儒術對奏。策擢為第一。不然帝以雄才揚推俊又嘆息嚴徐之徒報書諸侯王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豈其於弘非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輒自百餘人之下以為舉首以示在昔不能罷歸為不知弘必不然矣茅坤曰公孫弘瞰武帝亟事功故借罪當時吏以要之及帝以冊書問而此奏甚乖盤翻特借薄周公不為一言以鈞奇于

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門外更名魯珽門為金馬門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師古曰篤厚也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暮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師古曰言志所在也書奏。天子以冊書荅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師古曰與猶如也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

主上耳假令漢文帝時如賈誼上言猶卒不能入而况弘云云乎

劉安世曰弘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

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師古曰馴至可順也音巡牽持駕服。唯人之從。師古曰從人意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昔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師古曰緣飾者譬之於衣加純緣者上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

不用卜式郭解是也

茅坤曰汲長孺廼公孫弘射飛鳥者之媒也。廼舜治曰曰不肯面折庭諍曰不肯庭辯曰與公卿建議皆皆之此三端者非弘之和術耶。茅坤曰知臣者二句巧倖之極何等穩括

何孟春曰武帝極意土木窮兵萬里皆在相弘之後安知非弘之所云廣大者有以勸之乎

可。不肯庭辯。師古曰不於朝廷顯辯論之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

間。師古曰求空隙之暇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皆聽。

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師古曰約要也至上前皆背

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

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

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

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為人談笑多聞。師古曰善於談笑而又多聞也談字或作談音恢謂明也善明諛也常稱以為人主病不

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

為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滄海。北築朔方。

天恩

鄭曉曰弘布被非詐也弘節儉惡衣宰相封侯而子孫貧不能存漢每下詔存恤其後李攀龍曰弘故遠迹羊豕之間年六十餘以文學徵七十而為丞相服習裘褐即令統綺駮御有肌躁膚癢耳布被奚詐焉

之郡弘數諫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上廼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之弘廼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廼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師古曰釣取也言若釣魚之謂也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師古曰三歸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

茅坤曰已下纒發自家本領却借管仲之侈以形晏嬰之儉其言又深入而巧中所以能動主上隆按曰大說之曰日益親貴曰益厚遇之曰乃許之曰益賢之段段闕鍵總見弘逢時阿世故卒至丞相云

亦治亦下比於民師古曰比方也一曰比近也類寐反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上以為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師古曰屢字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

張時徹曰諫罷西南夷族郭鮮開東閣以延賢士奉祿盡惠交客事嚴急之主終其身兢兢焉獨能以功名終亦漢之賢相哉惟其匿端而順旨深內而酬怨始為汲黯所譏繼為淮南所薄斯弘之所以蒙胃不韙耳劉子翬曰弘之開東閣一時稱焉然一董仲舒卒擠排之何賢人之能得耶若所招延惟諂諛軟美之士則弘之客館與屈麓

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師古曰閣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也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鑿也故人賓客仰衣食師古曰生故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思外寬內深師古曰意思多所忌害也諸常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撫國家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恐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以

之奴婢室何異也

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師古曰疑則問之故成其智力行近乎仁師古曰屈已濟物故為仁也知耻近乎勇師古曰不求苟得故為勇也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師古曰言未嘗從軍陛下過意擢臣弘卒

伍之中師古曰過猶誤也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師古曰不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

茅坤曰武帝時宰相以罪誅什九而平津卒能以功名終亦其足智多謀處

隆按其後一段叙武帝時之繼

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遇右武師古曰右亦上也禍亂時則上武耳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師古曰惟思也蓋知謂知治道也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師古曰朕常思此不息於心也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師古曰罹遭也恙憂也已止也言何憂於

疾不止也禮記曰疾止復初也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師古曰問言有空章明也今事少間師古曰問言有空君其存精神

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

踵為相者而皆不克終以著弘之阿世幸免云

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

相師古曰繼踵言相躡也屈音丘勿反釐音力之反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

丘虛而已師古曰言不能進賢故不繕脩其室屋也虛讀曰墟至賀屈氂時壞

以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師古曰惇厚也

其餘盡伏誅云弘子度嗣侯為山陽太守十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車度留不遣坐論為城旦

元始中脩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

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

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

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品而率下篤俗者也師古

隆按史借詔文以了弘案亦一格也

胡廣曰觀此詔可見漢之重節

儉而薄奢靡故特表章弘以敦

厲風俗厥後若唐尊失身仕莽

而衣散履空以
被虛名者其亦
與弘異矣
茅坤曰弘以布
被脫粟生則結
知主上以顯功
名而後猶延恩
澤於子孫以完
身後之名
黃震曰式輸財
以逢君而富民
莫應於是乎有
告緡之令式願
父子死邊以逢
君而諸侯莫應
於是乎坐酌金
失侯者百餘人
枚堅無知禍人
乃爾吁
隆按史記下式
事附載平準書
中法史本之稍

曰篤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師古曰詭也詭服謂與心志相違也一日違眾之服也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師古曰適也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

師古曰脫身謂引身出也脫音他活反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

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

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

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少

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

為刪潤立傳云

式曰臣生與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師古曰貸音士戴反不

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使者曰苟子

何欲師古曰言子苟如此輸財必有所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

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

以聞上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師古曰軌亦法

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不報數歲

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縣官費眾倉

府空師古曰倉粟所積也貧民大徙皆印給縣官師古曰印

徒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

劉安世曰武帝好征伐天下皆欲諫而止之而式乃願以家財

徒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天恩

助邊以迎合人主其後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侯不肯從軍坐耐金失疾者百六人故弘不用式為得大臣之體隆按又盡復與根上盡與復分與來
凌迪知曰式不願為郎而願牧羊欲因牧羊以教民耳卒拜緱氏令帝亦為其所播弄哉

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蘇林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師古曰一說是也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師古曰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以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少躡而牧羊。師古曰躡即今之鞋也。南方謂之躡字本作屨。並音反。石略。歲餘。羊肥息。師古曰息生也。言羊既肥而又生多也。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師古曰去。除也。毋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

緱氏令。緱氏便之。遷成臯。令將漕最。師古曰為縣令而。又使領漕。其課最上。以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轉為相。會

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節。其驚下者。宜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師古曰。國。家威強。臣願與子男。自謂其子也。及臨菑習弩。而。不見侵犯。

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師古曰。從。上賢之。下詔曰。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以直報怨。以

德報德。故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繇直

道者也。孟康曰。未有奮迅樂出身勞於徭役者也。臣說皆非也。奮。憤激也。繇。讀與由同。由。從也。直。道謂報怨以直。征。南越也。言無欲憤厲而從於報怨之道也。

茅坤曰。即前願輸家財入半助邊。與賢者死節之物議。隆按。班。掾。借。詔。文。總。結。前。案。

胡寅曰是時天子好武功而用不足式以此兩端中上意由布衣三遷而為三公其取償於漢者豈直什百而已哉然其言鹽鐵病民弄船病商坐市列肆販物取利縣官不當為則天下之公議也又况舉朝不言而式獨言之故若卜式者不必責其責國自進之私取

齊相雅行躬耕臣瓚曰雅素也言卜式躬耕於野不是也言其行雅要名利晉灼曰雅正也師古曰晉說正又躬耕也隨牧蓄番輒分昆弟更造師古曰言則與昆弟而更自營不為利惑師古曰言不為利惑不惑於利日者北邊有興師古曰日者往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師古曰歲惡猶凶歲也今又首奮師古曰為願從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師古曰其賜式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元鼎中徵式代石慶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筭可罷上由是不說式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貶秩為太子太傅以兒寬代之式以壽

節焉可也

隆按此傳逐段叙逐段結又按為人温良一段一篇柱子

終。

兒寬千乘人也

師古曰千乘郡千乘縣也兒音五奚反

治尚書事歐陽

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

子都養

師古曰都凡眾也養主給烹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烹炊也養弋向反時行

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為掌

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

蘇林曰秩六百石舊郡亦有也臣瓚曰漢注卒史秩

百石師古曰

寬為人温良有廉知自將

師古曰將衛

也善屬文

師古曰屬綴也音之欲反然懦於武

師古曰懦柔也口弗能發

明也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

師古

史書者

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

彭

劉安世曰寬身為廷尉卒史而廷尉以下皆不知之而天子深居九重乃久聞其名則武帝之

張晏曰不署為列曹也師古曰署表也除為從史師古曰凡言署官表其秩位置立為之也置也師古曰從史者但只隨官僚不主文書之北地視畜數年師古曰之往也畜謂廷尉之畜有疑奏已再見郤矣師古曰郤退也掾史莫知所為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師古曰鄉讀曰以寬為奏謝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寬為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

聰明過群臣遠矣所以卓然為漢賢主

之從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常昭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也劉德曰於六輔界中為渠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溝洫志云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旁高仰之田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以輔助溉灌耳今雍州雲陽三原兩縣界此渠尚存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故河渠書云關內則輔渠靈定水令以廣溉田師古曰是也焉說三河之比哉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

茅坤曰封禪一事相如導之始而兒寬成之終君臣上下各以諂附

小家檐負。輸租繹屬不絕。師古曰繹索也言輸者接連不絕於道若繩索之相

屬也猶今言續索矣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

狩封禪之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

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

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

德。統揖羣元。張晏曰統察揖聚也如淳曰曆數之元也臣瓚曰統猶總覽也揖當作輯師古

曰輯揖與集三字並同虞書曰揖五瑞是也其字從木瓚曰當為輯不通宗祀天地。薦禮

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師古曰鄉讀也天地竝應。符

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

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師古曰封禪之享薦也以非常禮故經無其文著音竹箸

反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李奇曰祛開散也

天地也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

為之節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師古曰當猶中也非羣臣

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師古曰言不決也使羣臣

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師古曰所言不也唯天子建中和

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師古曰言振揚德也音如金玉之聲也以

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

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

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李奇曰政教之

法象相因屬也間者聖統廢絕。師古曰聖統聖人之遺業謂禮文也陛下發憤。

田汝成曰易注
幽贊神明猶言
贊化育茲注與
易不同

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師古曰祖始也宗祀泰山。師古曰宗尊也

六律五聲。師古曰六律謂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幽贊

聖意。師古曰幽深也贊明也神樂四合各有方象。如淳曰四方色及五神祭

祀聲樂各有等以丞嘉祀為萬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

瑞登告岱宗發社闔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

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享。李奇曰太平之世日抱重光謂日有重日也蘇林曰將甫始之辭也太元太初歷也本瑞謂白麟寶鼎之屬也

以候景至冬至之景也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朔旦冬至也師古曰宗尊也肅敬也雍和也

既敬且和則長為天所享也闔讀與開同光輝充塞

天文粲然。師古曰塞滿也見象日昭報降符應。師古曰言天顯

示景象白日昭明也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降下符應以報德化

隆按傳尾攙叙
褚大見寬經學
之精過于大云
大者武帝時人
非元成間褚大
也

隆按此贊三人
以遇時致位數
句盡之矣是時
以下乃因三人
而概論漢世得

曰敬舉君之觴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漢

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大初

歷語在律歷志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

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

至洛陽聞兒寬為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

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為御史大夫以

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師古曰易輕也

居位九歲以官卒。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李奇

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爵不知鴻志也師古曰易

人之盛於三人
贊似不相蒙若
以列百官表後
則佳矣

劉子翬曰武帝
時異人並出史
臣方之版築飯
牛斯言過矣弘
寬之儒雅專事
阿諛皆佞人也
湯禹之定令多
務嚴急皆酷吏
也延年倡優善
歌乃許之協律
弘羊剝民聚歛
乃許之運籌至
如助騫之徒皆

啓倡邊事以資
進取在唐虞三
代之時不免乎
流放寘殛者也
尚可才之足云
惟汲黯蘇武一
時傑出而武帝
疏遠之肆其私
心禍流四海則
以朝無人也史
臣言之過矣
又曰鄭當時雖
推較士類然極
無操守卜式雖
朴直然所行多
詐非汲黯比史
遷作汲黯傳班
固又以黯式同
科是生不見知
於武帝死不見
知於遷固也
何孟春曰班史

漸卦上九爻辭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為儀鴻大鳥也漸進也高平曰陸言鴻進於陸以其羽翼為威儀也喻弘等皆有鴻之羽儀未進之時燕爵所輕也遠迹羊豕之間師古曰遠竄其迹也

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

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

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師古

曰謂言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

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磔出於降虜斯亦

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師古曰版築傳說也飯漢之

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

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

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

朔枚臯師古曰滑稽也稽礙也言其變亂無留礙也

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稽音工

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

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磔其餘不可勝紀

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

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

勝常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

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

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

歷叙武帝得人
而以滑稽者廁
之其於興造功
業制度遺文何
取乎東方朔當
時頗有諫諍枚
臯文章非碌碌
可比而孟堅特
目之滑稽於善
善之義短矣
張敞曰弘羊之
心計幹蓋鐵析
秋毫令吏坐販
不顧王者之體
卜式知弘羊罪
欲烹以致雨孟
堅躬修國史垂
法將來奈何以
錐刀異類齒得
人之倫一言不
知其若是乎

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
其名臣亦其次也。師古曰次於武帝時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八 終

